

□ 陈永忠

牧鸭



牧鸭,按鸭客的话说,就是放鸭。鸭客从抱棚师傅那里领了鸭苗,就开始了放鸭人生。

鸭客

我拜访过青洞和瓦寨的老鸭客,他们大多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,曾经的岁月已深深沉入心底。有的老人记忆还算旺盛,聊起放鸭的话题,平静的表情瞬间泛起微澜。

老鸭客说,放鸭啊,是那个年代的职业。那个时候有许多行当,现在已经消失,比如补锅匠、弹花匠、剿猪匠……放鸭的就叫鸭客。

鸭客长什么样子?我问。老鸭客缓缓起身,指着板壁的旧物件

说,诺,那就是当年的行头……在他的描述中,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生动的画面——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肩扛月亮床,手执竹竿……鸭客手上的竹竿一头破成几片,用棕毛缠成手掌模样的小铲子,赶鸭时一边吆喝一边撮软泥远远洒向鸭群……风里来雨里去,像个将军,又像个行走江湖的侠客。

从本寨出发,沿着溪沟和田坝,朝清水江码头方向走。放鸭之路,要穿越几十个寨子。每到一寨,他和他的鸭群就要在那里待上好几天。任由鸭群在每一块水田,每一段沟渠撒欢。春秋两季,几年走下来,鸭客与那里的人们就相熟了,彼此招呼起来叫得亲切。有人请鸭客到家里吃饭喝酒,鸭客也不客气,捡几个老鸭下的蛋揣在荷包里,交代他的老伙计,那只忠实的黄狗好生替他看着鸭群,他便钻进寨子,和那家的男主人一边喝酒一边“款”龙门阵,款放鸭过程中遇到的奇闻怪事。

听说嫩鸭不好养呢,搞不好还没赶上田坝就死去一大半,是不是?我问。老鸭客说,可不是,非常有讲究。

听他说,放鸭分为春水鸭和秋水鸭。端午节出栏的叫春水鸭,而秋水鸭则要在稻子开始扬花的时候领来养。刚出壳的小鸭全身“黄秧秧”的,毛线团子一般,喙和蹼是红色的,像抹了口红和穿了双红袜子。小家伙们喜欢挤在一起“啾啾”地叫唤着,样子爱人得很。就是身子骨还太娇嫩了,得精心调养。先不忙将小鸭赶下水,在鸭棚里圈养20来天,让它们长“老练”一些。等到稻谷开打了才可赶到田坝去放养。秋收过后的田坝到处是遗落的谷子,还有田螺、鱼虾、秋虫等,那些活食既可口又营养,鸭子吃了,长得又快又肥,还节约粮食。

鸭要是生病了怎么办?鸭客有办法。别以为那几只垮了翅膀,趴在地上拉稀的病秧子没救了。鸭客知道病根,随便在山上扯把什么药草,捣成浆拌在食盆里,鸭啄了两口,一杆烟工夫,它们又扇动着翅膀唱着歌奔鸭群而去。

月亮床

天上的月亮只有半边。另一半呢?落在了田坝子。寂静开阔的田坝子,一弯半月在夜色里闪着光。

这弯半月属于牧鸭人。听老鸭客讲他们过去的放鸭人生,讲到月亮床时,我脑海自然而然出现这样的情景——

宽宽的田坝上
秋虫轻轻唱
放鸭的哥哥
打开月亮床
曼妙的意象吸引着我,多少次想用文字描摹它,遗憾的是,总感觉笔力不够——

鸭客晚上睡在野地里,把类似门窗顶的架子打开,用竹帘子分别撑在两端,形成月牙一般的拱形,再蒙上塑料薄膜,以挡雨露。晚上点亮马灯,远远望去,就像一弯心月照在田野里。这便是鸭客睡的床,当地人俗称月亮床。第二天,鸭客起程,将月亮床对折收拢,挂在肩上,轻便自如。

鸭客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,就是从不到谁家过夜。人家邀请他喝酒,再晚都要回到鸭群,回到月亮床。那时,他的马灯还亮着,黄狗见主人回来了,摇头摆尾迎接,没有一丝怨气。鸭客走出屋檐前,没忘记向主人家讨了碗剩饭剩菜带给他的伙计。

年轻的鸭客形单影只,苦熬着漫长与孤独。月色当空,他半卧在月亮床上看着天上的半弯新月,心里不免有些惆怅。大黄狗安静地趴在身边。远处有歌声传来,最初若隐若现,渐渐听得分明些,大黄狗的耳朵跟着竖起来,朝天空叫了两声,把夜色衬托得更加幽深。原来是寨子上哪栋木屋传来调侃鸭客的山歌——

看鸭客来看鸭客
竹子篙篙十八节
白天跟着田坎走
夜晚睡在半边月

山歌空茫

“啾呀——来呀”。那是鸭客与鸭的对话。寨子的人听见这样的声音,就知道鸭客来了。鸭客与当地入熟络了,人们老远就同他大声打招呼,相互问候寒暄。放了多少只?800。翅膀毛快长齐了,卖得了吧。还有十来天。……正“款”着,远处庄稼地里传来女子的歌声:

看鸭客,
哪个湾湾都到歇,
哪个湾湾都到住,
问你值得不值得?
鸭客不仅会“款”许多龙门阵,还会唱山歌。鸭客听了,会心一笑,答道:
妹莫嫌哥看鸭客
哪里黑了哪里歇
鸭子长大吃霸腿,
你讲值得值不得?
要是仔细听,那山歌面上流露出自嘲,张扬着逍遥自在,但鸭客内心那份孤独却未必有人晓得。于是歌声里有一种悠远和空茫。

到了晚上,那女子又唱:
看鸭客,
天上月亮想找伴,
地上鸭客还打单,
问你心宽不心宽?
客鸭好像听出点名堂来了,然后回唱道:
哥不愁,
天上月亮弯又弯,
地上鸭客还打单,
你讲哥心宽不宽?
那时,鸭客年轻,听到这样的歌声,也有不想走的念头。可是,转念一想,唱歌归唱歌,看鸭的事,耽误不得,唱完歌还得继续赶路。听出对方有想要留他的意味时,他便把歌憋了回去,不再开口。天一亮,他和鸭群又出发了。

□ 吴中峰

水调歌头 喜读二十大报告

报告绘蓝图,宗旨引航程。
维护两个确立,体现全民心。
宏图大业绘就,撸袖加油大千,何惧其艰辛!
砥柱中流在,巨轮破浪行。

道路艰,任务重,曙光明。
忠诚践行宗旨,不负为民情。
踔厉奋发复兴,万众同向合力,坚信马列真!
不负新时代,壮志满乾坤。

□ 高俊华

咏石榴

梅胜三分雪,兰幽空谷香。
竹高任摇曳,菊淡自芬芳。
花中最真色,果内团绛霜。
密绿护深红,石榴表衷肠。

□ 潘万军

秋天的故事

在季节的深处
一枚落叶
写满斑斓的精彩

一些生动的细节
无时不在感动着归客的心

揉捻一粒
饱满的谷穗
香满秋实
从不挑剔
在清秋的空野
素衫嫣红
点燃你纯情的烈焰
让寂寞从此流浪
在临风的飒爽里
撰写光阴的故事……

□ 朱永妍

亲近一条河流 (外一首)

想在长夜来临时
亲近一条河流
秋色,浸染了田野间的稻谷
想在黄昏来临时
亲近一株桂树
温柔的眉眼,将心底的声音倾听
听,风中有河水与泥土散发的歌声
每次亲近,水流颤动着
像是呢喃,或是捕捉光芒的眼眸

游荡在一座果园

谷穗垂下一条丰满的弧度
浅浅的风吹拂着河滩旁的老柳枝条
暮色,点燃了道路旁的建筑
游荡在一座果园,从篱笆墙走进
城郊与乡野的一路之隔里
果农戴着草帽,手指狭长小径旁
那一树树桃子,鸭梨,脆枣
是从月色朦胧的世界醒来
享受过细雨浸润,孩童画笔的颜色
在我的心里,向着光亮
前行

□ 莫章海

七绝 金桂飘香

桂子怒放压群芳,九月金秋为伊忙。
天性不择优劣地,身临僻壤自然香。

□ 宋尧平

你是一本书

瞻仰你的遗像
我悲泪潸然
我为你哭泣
不舍你 舍不得你
回顾你的点点滴滴
以及这两天所见所闻
我才意识到
你是一本书
是《论语注释》
你是忠孝仁义礼智信的生动案例
你是一本好书
你就是我人生的方向

□ 杨光新

打卡红枫林

十月最美是枫叶,漫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唐朝杜牧有诗云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春夏已磨炼,激情秋兴吐艳,百花都隐退,唯有枫情浪漫。

风清气爽的深秋,凯里城区通往旁海镇水寨村小堡苗寨红枫林的乡村公路上,呈现出一幅车水马龙、游客如织的火爆景象。

小堡苗寨距离凯里城区十八公里,曾经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寨,而今却成了市民热门打卡地。近年来,水寨村在小堡苗寨建设花卉苗木园两千余亩,种植红豆杉、银杏、茶花、紫薇、桂花、红枫等多种花卉苗木,其中的三片红枫林意外走红,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。

水寨村有历史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。清乾隆元年(1736年),凯里卫设十三屯堡,境内设永宁堡,辖地午及周边区域近百平方公里,驻地今水寨村大堡、小堡两寨,并在大堡驻军八十户。该村四百一十六户,两千余人,属苗族“西”支系,服饰以堆绣为主,刺绣为辅,银饰搭配;村内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苗绣传承人王金花,绣坊一处,绣工一流。二〇一七年,水寨村被列为“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。小堡苗寨生态园湖光山色,鸟语花香,如世外桃源。近年来,每每到了深秋时节,它就成为凯里市民的打卡之地。

十月二十一日,上午八点,我们夫妇在博物馆后面公交车乘车点,随队乘坐旅游大巴前往小堡苗寨枫树林一日游打卡,每人三十九元。游客大部分是城区退休妇女,一个一个兴高采烈,风雨无阻。途经合泥水泥凯里厂,在凯里市翁琴小学右边岔道进入通村公路。

□ 潘银梅

红薯

红薯,居然是舶来品,明朝万历年间从美洲几经辗转引进中国,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。红薯以其适应力强、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,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迅速推广,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、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。

红薯曾经是我的粮食,我的水果,小时候的最爱。

从我能做农事开始,就和母亲一起栽红薯。初夏,水田里的稻秧转甍,染绿了整个田野,彰显出勃勃生机。这时节,母亲要栽红薯了。晨曦微露,我们姐妹在母亲吆喝声中醒来,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睛,挑着撮箕,带着锄头、镰刀、剪刀,在柴门的吱呀声中,融进浓雾里。此时,村庄的空气,仿佛被净化器过滤了一般,格外的清新。初夏的山风,轻柔地拂过脸颊,透着丝丝清凉,把刚起床后残存的睡意完全驱走了。

由于通村道路狭窄,弯道崎岖,每每遇到车辆都要停下来让车,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小堡苗寨红枫林。这条通村路,往北可达地午、旁海,穿过小堡苗寨往东能到凯台大道。

枫树林路边搭起了一排小吃摊,卖狗肉、米粉、烧烤、水果、饮料的,形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的热闹小街。

站在枫树林山坡上,可以看见坡脚的小堡苗寨,一栋栋新建的漂亮楼房掩映在树林之中,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景映入眼前。苗寨前面有一座小水库,由于干旱,库水里的水几乎见底。

进入枫树林,一排排高大挺拔整齐的红枫树迎风招展。密密麻麻的枫叶张开五指随风摇曳,热烈地欢迎游客的到来。枫叶红彤彤的,像抹上了一层胭脂,人们仿佛进入到一个火红的世界。高大的枫树林已被火红的枫叶所笼罩,在经过雨水的洗涤之后,原本火红的枫叶显得格外妖娆,加之地上厚厚的落叶,天地似乎连成一体。配合着枫林间的雨雾,给人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感觉。整个红枫林成了一片火红的海洋,置身于其中的人们都被映成红的了。

游客一组组、一群群兴高采烈,不断更换服装,乐此不疲地又唱又跳拍摄抖音。有的拿照相机摆拍,有的用手机照相、摄像,红枫林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。

虽然一直下着蒙蒙细雨,红枫林也不大,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完,但是游客的热情却没有减退。我们这辆车的游客在红树林里玩了四个半小时,直到中午一点半,才意犹未尽的返回城区。

在疫情防控紧张的情况下,小堡苗寨这片红枫林,给凯里的市民们带来了深秋的欢乐,红色的张扬,美丽的追求。

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街,穿行在浓荫匝地的小径上,小径两边都是参天古树,我家菜园就在古树的旁边。为了防止附近人家的鸡随意进菜园啄菜,菜园用竹子筑起了篱笆,篱笆上爬满破碗花等不知名的藤蔓。

进入菜园,瓜果蔬菜,生机盎然。最引人注目是四季豆,它的藤蔓攀附在豆架上扶摇直上,春风得意,出尽了风头。而与它一埂之隔的红薯地里,薯藤卑微地匍匐于地,没有人会俯下身去关注它,它无意伸到路上的藤蔓,被我们冷漠地踩来踩去。现在,母亲挥舞着锋利的镰刀,毫不怜惜地把薯藤从根部割下。“可是,为什么要把红薯藤割掉呢?就这样也长得很浓绿呀。”少不更事的我不解地问母亲。母亲说:“割掉后把它移栽,红薯才长得又多又大呀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头,心里却充满了疑问。



刊头图

来自网络

接着我们姐妹把薯藤抱到古树下,古树华盖如伞,非常凉爽。我们一屁股坐在树底下修剪薯藤。母亲说,把薯藤剪成一尺长,每截薯藤最多留两三根柄,其余的全部剪掉。我不解地看着母亲,母亲解释说,舍去就是为了更好地获取、剪掉多余的柄,是为了使薯藤更好地吸取水分和养分,更好地生长。

剪掉的薯柄,小山似地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我和四妹,从中选出嫩嫩的柄,去掉叶子,用粽叶捆好,拿回家用干辣椒炒着吃,香脆可口,我们很喜爱吃。尔后,我们把又大又长的薯柄,折成一小截一小截的,戴在手腕上,耳朵上,或脖子上,说话拿腔捏调起来,走路轻移莲步,一改乡村野孩做派,心里臭美得俨然富家公主。

剪好的薯藤,我们挑到洋凸凹的坡地上,母亲用锄头在挖碎的泥土上,挖出一行行深深的沟,四妹把薯藤叶子朝外摆好,我在薯藤上放一层麦秆,大姐再在麦秆上盖上薄土。我有点不满地问母亲:“为什么要盖麦秆?太麻烦了。”母亲说,盖麦秆有三个好处,一是为苕藤遮挡毒辣椒的太阳,二是麦秆腐烂后就是上好的肥料;三是可以改善土壤。

离开母体,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的薯藤,经过一夜露水滋润后,焉巴巴的叶子舒展开来了,整片坡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绿。几场夏雨,几阵山风,薯藤的枝枝蔓蔓,一簇簇惬意生长,星星点点的绿,便变成蓬蓬勃勃的了。

薯藤就这样以喜人的态势进入晚秋。母亲一边忙着捡拾茶油籽,一边挤出时间,带着我们姐妹挖红薯,当看到我们栽下的薯藤,在晚秋挂满了白白胖胖的红薯时,我终于明白了,当时母亲割掉它的时候,就是为了让它新生,为了让它有更

